

没有金融常识的人如何在股市生存

我在股市

Wall Street
The Other Las Vegas

活了下来

(美) 尼古拉斯·达瓦斯 (Nicolas Darvas) 著

《我如何在股市赚了200万》的作者

黄佳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我在股市

Wall Street
The Other Las Vegas

活了下来

(美) 尼古拉斯·达瓦斯 (Nicolaŝ Darvas) 著

黄佳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Nicolas Darvas. Wall Street: The Other Las Vegas.

Copyright © 1964 Nicolas Darvas.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7 by China Machine Pres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Kensington Publishing Corp.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Kensington Publishing Corp. 通过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授权机械工业出版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 北京市展达律师事务所

本书版权登记号：图字：01-2007-046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在股市活了下来 / (美) 达瓦斯 (Darvas, N.) 著；黄佳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5

书名原文：Wall Street: The Other Las Vegas

ISBN 978-7-111-21272-0

I. 我… II. ① 达… ② 黄… III. 股票—资本市场—美国
IV. F837.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48854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责任编辑：程 琨 版式设计：刘永青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07年6月第1版第3次印刷

145mm × 210mm · 5.625印张

定价：21.00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本社购书热线：(010) 68326294

投稿热线：(010) 88379007

译者序



本书的作者尼古拉斯·达瓦斯将华尔街比做一座规模远远大于拉斯韦加斯的赌城，其中大大小小的交易所就相当于一家家的赌场。达瓦斯先生第一次进行股票交易纯属偶然，不过他在其中大赚了一笔，并因此产生了对股票市场的兴趣。其后一段时间，作者一直试图再次碰碰运气，不过却并没有什么效果，但是，他借此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即股票交易是需要支付佣金的，若要获取净利润就必须使盈利超过佣金，同时设法摆脱经纪人的控制，此外，人们购买股票时并不应当希望借由分红而致富。

交易所里有形形色色的交易者，不过他们并不是拥有股票的全部人员，因为有很多股东虽然持有股票但却并不将其投入流通。此外，虽然华尔街一直宣称股票就代表了公司的份额，但股票市场的交易却有其自身的规律，仅仅依靠基本面因素来贱买贵卖是无法获取丰厚利润的。相反，追涨杀跌却是有一定道理的做法。

股票市场受到操纵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正如赌场中的庄

家们也在频繁做着手脚一样。虽然证券交易委员会扮演了市场秩序规范者的角色，但是仅凭他们也是无法完全杜绝这种现象的。很多在市场中拥有优势的人士进行着不利于广大投资者的内部运作，但作者认为，借助他所发明的投资理念往往可以不受这种现象的严重影响。

华尔街上有大量的人士靠分析市场和鼓吹市场而谋生，作者认为，股票炒家不应当听信他们的言论而开展行动，因为这些人都是首先顾及自身利益的人士，如果消息可靠，他们早就发家致富了，又何必依靠出卖消息而维持生计呢？

接下来，作者强调了股市是存在风险的地方，很多人把毕生的积蓄都投入进去，市场也没有显示出丝毫的怜悯就将其全部吞噬。苦苦等待已经跌下去的股票再涨回原位也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如卖掉被套牢的股票再去买进更有希望的股票。同样，依靠投资基金或者月度投资计划来炒股也可能得不偿失，有能力承受损失的人还不如自己开展行动，其中的原因当然也在于委托投资需要缴纳的佣金太高。

最后，作者介绍了达瓦斯炒股法，也称箱式炒股法。他发现，股价走势可以被归结为一种箱式运动的轨迹。在每个箱子中发生的或长或短的弹跳运动都标志着股票价格变动的一个阶段，或者说在向新的阻力极限进行冲击之前的一种力量集结，接着股价可能会进入下一个阶段，也就是下一个箱子当中。一旦股价突破了箱子的上下限，就证明突变已经发生，趋势已经确定，炒家应该在这个时候开展行动。

箱子上下限的确定方法是，在连续的三天内，如果股价

触及但却从来没有突破某一价格，那么这个价格就是当前的极限价格。作者提议人们更应关注那些行情火爆、高高在上的股票。在发现了向上波动的趋势后，炒家应当把买入价格设置在处于或者接近于突破点位的价格上。为了杜绝不能及时买卖的风险，作者提议使用到价买单和止损卖单这类自动化交易工具。

到价买单是当股票到达某一价格时就立即执行买入动作的指令。这种工具可以防范经纪人未能及时下单的风险。止损卖单则是炒股的安全网，当股价下跌到某一位置时就自动卖出。在股价节节上涨的时候，止损卖单的执行价格也应当不断提高，如果价格跌落到铺设安全网的位置，就可以立即自动卖出。这样，一旦市场趋势反转，特别是出现了股灾的时候，炒家就可以避免遭受过大的损失。

凭着敏锐的洞察力，依靠这种方法，再加上一点点运气，作者在股票市场上获得了超过200万美元的利润，这一战绩在当时是十分了不起的。因此，听听他的建议，对遨游在股票市场中的人士不无裨益。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本书的具体内容吧。



前言

10年前，我购入第一只股票。4年前，我汇总了一下盈利，结果发现我在股票市场上总共已赚得200万美元。

一位出版商要我写一本书来记叙自己的经历，我欣然应允。这本名为《我如何在股市赚了200万》的书卖出了40多万册。

该书的影响非常大，以至于美国股票交易所改变了它的运营规则。

华尔街最大的投资银行和经纪公司曾经邀请我协助组建了达瓦斯互助基金。

一位政治上野心勃勃的大律师受到一家心存不满的经纪公司的鼓动，对我展开了“调查”，结果却铩羽而归，我答应不起诉其诽谤，同时我们也达成协议，我将不会从事经纪工作。

我接到了数以千计的信件。几乎所有人都希望获得小道消息和投资建议，而我则不断和这些人说：“我并不太清楚你该如何赚钱，我只知道我是如何赚钱的以及如何继续赚钱的

VII

诀窍。”我的出版商建议我再写一本书，描述我的经验和对股票市场的观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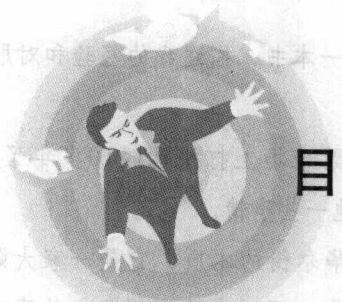
我决定照办，因为我在股票市场上打拼已经10多年了，除了赚钱之外，我还明白了其他一些事情。

回顾既往，我开始认识到华尔街的本质，它是一家大赌场，养活了发牌员、庄家和捐客，同时也给形形色色的赢家和输家提供了一席之地。我是一位赢家，并且命运安排我一直以赢家的面孔出现。因此，我开始学着认识这份工作和相关人员，同时试图剖析在这个名义上虽然份属第二但规模却更大的赌城中所流传的各个版本的神话和秘密。

我曾经计算过可能的机会并学习着如何胜出，我的故事就是一个赌徒对抗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赌场的故事。

现在，让我们去看看这个赌场吧……

尼古拉斯·达瓦斯



目 录

译者序

前言

第1章 赌场 /1

第2章 发牌员 /28

第3章 庄家 /51

第4章 掙客 /74

第5章 个人保护：冲销我的赌博风险 /98

第6章 在赌场中活动：我的购买游戏 /112

第7章 在赌场中活动：我的出售游戏 /137

第8章 计算我的所得 /163

附录A 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执行组织结构图 /169

附录B 赌场组织结构图 /171

第 1 章



赌 场

画面定格在纽约豪华的广场饭店，这里有一间拥挤的橡木厅。此时正值1962年5月28日的鸡尾酒时间。窗外，南中心公园（Central Park South）的路上有很多人正在走来走去，他们的鞋跟叩击着地面嗒嗒作响。往来车辆嗡嗡地轰鸣着。室内，周围的人们都在进行兴致勃勃的交谈，而我却始终保持沉默。我坐在自己最喜欢的那个角落里，脊背对着大门，不时小啜一口“庄园宾治”酒（Planter's Punch），脑子里则一直在盘算着那些事儿。

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摊开了几张报纸，在其中一张的空白边页上，我写下了一个总数，并用亮蓝色墨水画出一个长方形把这个数字框了起来：

245万美元

已经接近250万美元了！真难以相信，这就是我在短短7年间拼搏于华尔街所赚得的金钱。到目前为止，这笔钱中的绝大部分，也就是225万美元，都是在短短18个月内赚到的！这简直称得上不可思议，是不是？

我现在应该已经习惯于认为自己是个百万富翁了。我曾经写过一本畅销书来描述自己在华尔街上的经历。当前，我几乎已经成为带有玄幻色彩的公众人物了，《时代周刊》(Time)杂志和华尔街的圣经《巴伦周刊》(Barron's)都对我进行过宣传。有些风格狡黠的杂志还曾经出版过一系列漫画来描绘我这个在股票市场上“跳舞的巫师”。各种和我这个人物相关的喜剧演员、专栏作家和评论员们，以及我本人所出版的书籍那惊人的销量都让那些没看过我在纽约拉丁区(Latin Quarter)和洛杉矶椰树林会馆进行的“舞蹈”演出的公众听说了我的名字。

这是一场让人神魂颠倒的奇妙游戏，有时还会闪现出迷人而有趣的亮点，比如有一次我在鲁宾斯酒吧(Reuben's)喝完酒却发现没带零钱支付小费，于是就给酒吧领班沃伦(Warren)一份来自于股票市场的小费来替代本应支付给他的75便士。我推荐他购买自动售货器械公司(Automatic Canteen)的股票。他以31⁵/₈美元的价格买入，以40美元的价格卖出，总共赚了大约800美元。这份小费还算丰厚，对不对？

我甚至曾经引发人们大规模的争吵和辩论。像我这样的门外汉被公认为看着跌宕起伏的股价走势图根本分不清

后期看涨还是看跌，却恰恰是我却敢于在专业经济学家们都不敢涉足的地方鲁莽地掷下赌注，结果还真赢回了200万美元，一本万利真的可能吗？

但是这件事情不仅可能，而且实际上也已经发生了。不过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些别的花絮。美国股票交易所改变了它的运作规则，决定暂停人们对止损指令单的使用，目的显然是为了防止投机者在交易中“闻风而动”或者“紧追领舞者”。

不过上面这些也才是冰山一角。我在1962年5月的那个晚上坐在橡木厅里，触动我回忆的就是那份报纸的头版，我在上面简单地勾画了我的净资产。我想着：“达瓦斯，你真是个幸运的家伙啊。”

得出这个结论并不仅仅因为我在银行里面放有那么多存款，还有更多的事情值得我庆幸。前一段时间，《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用又黑又大的字体在其头版上这么惊叹着：

股市跌进了30年以来最可怕的一波抛售浪潮中。

这一标题宣告了华尔街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牛市结束了。有数以百万计的小投资者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进行风险颇大的投机，这一标题所描述的内容对他们来说简直像是一场绝对的灾难。在1962年股市下滑的第一天内，有数以千计的账户被销掉，仿佛1929年的股市崩盘又重新发生了一样。

但5月份的那次崩盘比纽约股票交易所停止交易一天之后《纽约邮报》所描绘的那样还要严重。我发现在短短一天之内大盘有208亿美元的“纸面价值”消失了，一周之内则有400亿美元灰飞烟灭。

而且这还仅仅是个开始。在短暂的盘整后，股价下跌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很多股票，尤其是那些价值600美元的蓝筹股，比如大牛股国际商用机器（IBM），一直到6月份才真正跌落至谷底。我认识的那些人因此一直都没有恢复元气。

抛售股票的狂潮冲击着股市，就像阿尔卑斯山的连环雪崩一样，即使是经纪商也都变得一文不名了，而我却可以喝着冷饮、心平气和地坐在那里阅读这些消息。因为，这里有一个重要事实是，我已经完好无损地撤出股市了。

早在4个月前我就已经将自己最后一个股票账户销掉了。

这值得好好思索。别以为全是偶然现象或者纯属巧合。不过，另一方面，我也根本算不得什么预言家。我不会手捧水晶球或者茶叶未来预测明天。各种深奥的图表分析中没能给出什么预警信号，华尔街的内部人士也没有提供任何帮助。

要知道，我——尼古拉斯·达瓦斯作为一个个体来说是否能够预测出5月份的崩盘并无任何重要意义。

我意识到一场雪崩即将降临，因为12月份些许端倪就已出现，我开始卖掉我的股票，不过连小手指头也无需动

上一动。

这根本没有什么难办的，我无需进行任何生死决断。我对止损指令单进行了很好的安排，使它能够适应我用以炒股的“箱式”理论，正是这种指令自动替我做了决策。如果我坚持逆潮流而动，在卖掉股票后又再度买进的话，止损单就会在首次向下波动时触发自动安全控制机制，于是，一下子，我又退出股市了。

于是现在，也就是我在华尔街上最后一次冒险的4个半月以后，我坐在橡木厅里的老位子上，阅读着《纽约邮报》。如今，华尔街之船再一次触礁。内部人开始到处按极低的折扣吸入便宜货，美国公众则像霜打的茄子一样任恐慌蔓延，拼命打捞他们能从这次华尔街灾难中抢救出来的任何东西。

我不觉得我可以就此沾沾自喜。是的，得承认我现在确实很愉快，因为我能够全身而退。又有谁不会因此而觉得十分幸运呢？但与此同时我想起了与我同在华尔街这个大赌场里做游戏的人们，“赌场”一词是我给大盘所起的名字。

他们是否能够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是否知道这只是一场游戏呢？就像购买彩票一样？一个人若想要加入这个游戏中赚钱的话就必须做好输掉它的准备。他们又是否懂得这是一种可能带来致命财务损失的游戏呢？

我投资股市之后才学着思考这类的问题。现在，我认识到这场崩盘对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产生了严重影响，他们

虽然进行投机但却无法承担相应的损失，我决定要说出我所知道和经历过的整个故事。我有必要将股市描绘成一座吸引着我的金碧辉煌的大赌场，它的规模超越了蒙特卡罗城，致使拉斯韦加斯都屈居第二。我要说说我的体验。

我觉得，下面的故事能够反映华尔街的实际情况：它是一个职业赌场，里面既有赢家又有输家。

根据刚刚公布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报告，在美国拥有股票的人士大约有1 700万。不过这一数字可能会造成轻微的误导。

首先，不是所有拥有股票的人都会积极地“进出”市场，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不会这么做的。股票拥有者可以被粗略地划分为两类：积极开展股票买卖活动的人，比方说我；持有股票（多数情况下是少量股票）却不交易，就像筑巢孵蛋的鸟儿那样紧紧捂着不放的人。后者主要包括：

数以百万计的蓝筹公司雇员（比如通用电气公司的很多员工）拥有所服务公司的少量股份，而且通常是以一定的折扣买入的（这是公司劳工关系制度中非常明智的一种设计，不过对股票市场来说并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管理层也常常持有股票期权，用以增加收入（通常是在退休之后实现），同时规避税收。

一批幸运的家伙则从他们有远见的姑妈手中继承了一些蓝筹股，于是经常愉快地发现他们能够收到一笔分红的支票。

除了那些经理人员之外，这些人士都不大会进行股票

投机。他们几乎很少购买，也很少出售手中的股票，除非实实在在地遭遇到了个人危机。我能够想到的一些熟人可归入此类，无疑你也可以想起一些。

比如，我认识一个女孩，她是泛美世界航空公司（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的销售代表。她拥有泛美航空的100股股票。近来，可能是因为坊间传言泛美航空公司和环球航空公司（Trans World Airlines）将合并重组，该公司的股价在几个月以来第一次有所拉升。我的朋友，暂且叫她甲小姐，在20美元的价位购买了这些股票。今年的1月份，价格涨到了27美元。突然间它又开始上涨。当价格涨到32美元的时候，我问她是否想要卖出这些股票以获取利润。

“哦，不。”她说，“这些股票能让人经常性地给我寄来一些分红支票，而且，不论如何，只要我还在泛美航空公司工作，持有一些本公司的股票还是有些好处的。”

有时候人们的感情需要比金钱方面的考虑更加重要。正如早先提到的那样，不是所有持有股票的人们都真的处于股票市场之“中”。

我的另一位朋友跑来问我问题，那是关于他妻子从一位叔叔手里继承来的股票的情况。那是一只什么股票呢？答案是，西伯尼（Siboney）公司。这是一家石油勘探公司，它在古巴拥有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合约，现在正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

不幸的是，他的这些股票是在1957年购买的，也就是

说，它们是在卡斯特罗时代开始之前以高价购入的。目前，该公司每股价值1/4美元，或者说25美分，而且几乎就没有买家。

这是另一类股票持有者的例子，据估计这样的人有1700万。他们在市场中随波逐流没有任何实际目的。

像这样的人可能构成了拥有美国公司股份的人士当中的绝大多数。他们不购买也不出售，总之他们不会进行投机，而投机恰恰构成华尔街上最重要的活动。于是他们无需支付佣金，有时他们还能收到红利；而在另一些情况中，像上面提到的那个例子一样，他们仅仅是白白握着股份而已。

但是正是那些支付佣金并希望从华尔街上赚些钱财回家的人们才是股票经纪商和本书最关注的重点，不过我们投入关注的出发点是有差异的。

我发现，人们一般认为孤儿寡母得靠蓝筹股的分红过活，但是很奇怪的是，其实他们却是积极参与市场交易的，只不过通常得通过代理人进行交易。也就是说，他们的钱要么是放在共同基金里，要么是交到信托基金经理的手中，这些代理人照料他们的“资产组合”，同时也收取费用。

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发生“资产组合”的调整，这意味着他们会卖掉一些股票，再买入另一些股票来代替原先的那些。做这种决策的基础是他们认为一些股票会下跌，而另一些价格则会上升，于是相应投入赌注。从这种角度说，孤儿寡母也是投机者，和其他人没有什么本质区别，